

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九

胡世寧李承勛列傳第三十七

東莞縣縣衡著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授德安府推官岐王開國百姓苦需求世寧一裁以法啓王曰此朝廷法卽殿下家法世寧何敢不守此朝廷民卽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民世寧何敢不恤王歛謝戢群下無敢橫需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廣西太平知府太平所隸多土官先是太守多責土官饋遺世寧一切清洗畧去文法撫以恩信時或單騎過其營坐

帳中縱閱騎射乃還上官或故卽爲請囊一錢不擾諸
土夷人人喜太守推心我一呼卽匍匐階下內艱解官
官民泣送數日之程正德七年起補寶慶府先是岷府
常受民訶橫繫人世寧朝王後召里老諭有令旨必并
其人送府啓王行諸宗裔反共喜得賢守相戒毋犯喻
年陞江西兵備副使時江西負阻山險諸盜賊張甚而
寧濠且有逆形世寧獨憂之乃上言曰臣惟自古盜賊
之興卽當撲滅於微若其旣久而多則不得不撫補兼
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株也漢

龔遂當宣帝疆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爲農民
吏毋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
之失有當戒者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上地假
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
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以臣愚見
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
持此三言則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治安之效可尋崩解
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
盛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赤地

千里水泉益竭田禾無收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祇
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召所責閭閻破家
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銓束買辦漸行於外
府騷擾遍及于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
聚爲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
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
輔導非法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溫詔戒諭賢王益
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
郡縣政務勿有侵梳嚴戢官奄恪守禁令施舍已責忠

及貧民庄田基址悉還原業或有稔惡不悛一聽
提問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
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矣疏入下兵部議已得
初戒濠濠恨甚抗論世寧斬罪十坐以誹謗妖言賄
倖錢寧等遣官校捕逮下錦衣獄計欲拷殺之幸不死
世寧復從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臣願
愚天日共鑒不報兩都言官交章救得減死戍協
四年濠反起戍中爲湖廣按察使世宗卽位進都察心
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父喪還

時議追崇睿皇帝群臣廷爭至有叩關抉死禮
世深是永嘉諸人議而咎群臣不能將順以成
乃從里中上章乞聖心獨斷而早定之不可
議因復推陳治道數千餘言以今日急務孝親
民爲本而保民圖治在釋言官而納諫爭回士風而變
治體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州
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新舊諸臣協力於下共
維新之治祈天永命於萬年此陛下萬世
不勝懽懽上大嘉悅起以兵部左侍郎御史

寧奸譎導諛大負平世寧

疏

見

塞利害條上二十五事復進

二章八事由

經

世寧進講易大傳不出戶庭章啓告密之風世寧引罪
求退不_一上知人官人十事以病乞改南京爲吏_一
侍郎延南工部尚書甫二月召爲左都御史尋進尚書
刑部詔以風霾求直言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
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三辭不允請效姚崇李綱_一
先瀝愚衷妄陳十事乞垂聽納其十事曰崇憲職御土
夷則世寧身所閱歷而已見功他若重將權別有功足

邊者增武備等事世寧曾言上而未見行於是必

其志以圖治安而乃愉快末一事在惜人才則薦都
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可備緩急而以憸人間斥戍邊
宜復職進用上報旨許泄部次第行之上將起昊桂冢
宰詆其侵官故沮格九疇初以誤報虜酋功當事者欲
甘心之世寧當在刑部昌言于朝曰使世寧司刑而殺
一忠臣寧先殺世寧疏其有功河西狀上乃大悟曰
不得胡世寧說豈有殺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得不
世寧故復薦及之而是時詹事霍瀚謂宜興復洽密

寧則請專守河西而棄哈密徒煩憊我中國爲小市
奔命世寧時與新用事諸大臣議多不協且已得末疾
力求去上從之逾年召爲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辭
以疾篤尋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身不踰中人言期期
不能出口席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
僖言世寧疾惡如仇善則猶已世寧自言瞞人之事弗
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仕幾四十
年祿一品被服飲食如素士子純肇慶知府次子繼幼
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

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疏請教
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
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以實告世寧歎曰
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問方略世寧十
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
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彼
是歲繼因念父病死君子曰繼亦一奇士哉昔人家有
名士三十年而不知者繼之不見知于父也何怪焉然
卒以憂其父夭其年繼亦可稱賢孝也哉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也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弘治六年進士兄承恩郎中承芳評事承箕承顏貢士皆以科第世其家兄弟共相師友而承箕以道學見稱於時自有傳承勛初仕爲太湖令力行善政陞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是時江西賊靖安胡雪二華林丁大全姚源王浩八皆劇滑都御史陳金初以贛賊犯新淦檄承勛往守禦豐城知承勛沉毅有謀遂令與副使周憲督兵進討靖安共擊賊于瑪瑙崖遂禽胡雪二轉攻華林憲輕進爲所殺賊黨有王奇者獨來降

承勛納置麾下任用之人謂承勛宜防不測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王奇入感激還說其儕多出降承勛縱還約令內應夜遣精兵五百人啣枚度險至賊寨襲擊之俘其酋斬首二千餘級二賊既平疏請蠲免是年民租制可之姚林賊聞承勛已破二賊將遁走承勛自率南昌兵伏裴源待之賊果走裴源復多斬酋餘皆散竄中官黎安遂以竄賊論坐承勛詔大理卿燕忠即訊忠爲疏白超陞浙江按察使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自汪直開邊奴兒常擾開原承勛修

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
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鉄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
湟樹木爲阻固遼左賴之進俸一級逾年請告嘉靖初
召起南臺尋入尚書刑部加太子少保已改兵部兼左
都御史提督十二團營與總兵郭勛多忤勛常譖上不
聽八年代胡世寧兵部尚書時土魯番每擬哈密搆河
西胡世寧請棄哈密而議禮諸臣欲興復主議不一於
是承勛上言曰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強大者自正德十
一年後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非彼之能我之自治

未善耳今稱歸哈密不過空言相謹所歸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爲詞徒以起釁耳今甘肅之安危不在土魯番之強弱而在自治之得失要當以足食固邊爲久計通番納貢爲權宜彼雖變詐多端而我待以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度以理則控制有道體統自尊然兵有深機事難遙度是以閩外之事不從中制材猷練達如王瓊膺總制之任握便宜之權事當應機立決畫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輒生疑恐鋒鏑交于原野謀猷決于廊廟不合機宜反致牽制臣與瓊

中外雖殊義當共濟令瓊展布四體知無不爲中長

帥師之義釋皇上西顧之憂則關陝永賴遠夷自服矣

上然之勅瓊用心調處勿異僞仁九年十二月巡官李

明結瓦剌以間土魯番瓊言無故齎賞僥倖不可成

之功不起釁端不可爲也永勛請從瓊議永勛既掌兵

上乎敬裁革內臣之出鎮守守備者二十七

千百戶官五百員請以騰驤四衛官軍考選

軍旗手等衛內臣言四衛乃禁軍隸兵部不

咸彰義門破一東市勦諸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召

易集承勛

之事正以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門

之戰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叩太監曹吉祥也詔如承
前議是年大風苦晦上恐懼憂遑詔問之承勛上言曰
聖祖有訓謹備胡戎虜自去冬河後大營俱入河套
小帳尚在河東今歲邊患陝西最甚八次之者或
嚴戒而獲安緩者或出安而召釁宜申防各邊嚴加隄
此其一也其肅孤懸河外多向鮮耕軍糧顯仰河
東宜令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若不蚤圖
況其死而不能救此其二也往時河西患苦土魯

加以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近歲套賊海賊往返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設險增墩遠斥堠以清野使兩寇不得交合此其三也元良哈最近京師往昔陳乾失律花當沒驕其男姪把兒孫勇悍過人所領部落千餘獵於紅羅山善撫之則爲藩籬之用不善撫之則爲門庭之寇此其四也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散臨安蒙自盜賊生發攻圍州縣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此其五也安南國素失人心其叔顯制其國識者已憂其爲雲南廣西之患近老撾宣慰奏稱交趾世子流寓

本地強掠象馬此其六也今邊務可憂有此六患其要在兩端曰豐財用才而已伏乞早爲整備以安社稷幸甚承勛楚人雅有時名上爲世子稔知之以是有大議必諮問之承勛孜孜爲國知無不言甚稱上意上遣兼督團營手詩遺之十年春克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上深悼惜有爲文遣禮臣致祭賜其家白金四十兩綵段四表裏米五石贈少保謚康惠周憲者字時敏安陸州人與承勛同榜進士爲副使僅一年遂死于賊憲貌魁梧性侃直不阿與承勛共事每論賊勢輒自負其才力

先是有廬山左湖盆塘賊憲至討禽之威名已滿郡中
人攻華林華林賊先立仙女寨拒我憲破之已又立寨
鷄公嶺又破之斬獲且以千數進壁華林絕賊出道塹
而守之久之賊遣謀者謁憲曰賊衆今乏食饑餓甚憊
矣攻之以暮禽矣憲信之遂進兵逼之賊滾其壻石下
如雨軍遂潰憲頭中刀懼中鎗破執罵賊不絕口賊支
解之其子幹前救憲中鎗亦死之憲善談皇命之學常
言自命刑殺太重無制竟懼于害後贈按察使謚節愍
論曰胡世寧抱徒薪之獨見便欲天子下尺一之詔以

竊淮南之逆謀其不即死于社鼠城狐中幸耳晚自田
間起定大禮人或詆其獻諛夫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是
以上下能相親也正老臣之極慮世何吹索之甚乎李
承勛華林討賊之功甚偉及在樞府籌邊遠略慮周四
海至哉社稷之爲心乎至其所論彰義門東市之事直
足以視諸閣之魄而奪其氣快矣哉原其公忠體國受
知于上有素所以寵錫殊恩獨隆於身後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

霍韜海瑞列傳第三十八

東完尹守衡著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也正德九年進士是年會試第一
永宏告歸世宗入繼大統起授兵部主事與張永嘉共
議大禮爲上所簡注而二三元老方持濮議與上爭出
永嘉主事南京以遠之辭見與時宰不合遂乞歸不能
忘主上進初政三劄有言上自深官屋漏以及臨對百
官無時可有豫怠凡章奏大臣條議而科道講讀官請
得參駁毋使有干近習蔽塞聖聰次言六部掌故祖宗

時幾何較今增減幾何請得時賜召問常懷恐懼樽節
之思三言中外時弊凡足困民害政嚴務剔除而吏胥
之蠹尤亟顧其本又在上下之交英宗日召學士李賢
面次政事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咨詢密謀兩朝泰父
陛下可爲師法謫爲人仇直不肯姘阿歸與藩憲郡邑
諸大夫接名刺不襲稱治生曰吾儕已掛籍朝紳唯天
子治之尊不可有二上也諸大夫無能難之大禮定召
起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謫辭不肯出曰臣不敢
以議禮得官上趣之時張桂已進秉台衡謫始受命尋

進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克日講官韜曰臣南人語
訛使臣形之札牘徐徐可能使臣膝之頰舌吃吃難措
辭免日講而撰古今政要及詩書叙略上之大禮事成
進禮部右侍郎辭尋進禮部尚書又辭侍朝獨立敢言
累疏歷陳先朝故事以裨時政妄言議建兩郊請親蠶
韜曰合祀皇祖定令也宜勿更皇后出郊勞民太甚也
非可常宮中行焉則至善也抗疏力爭復貽言書言必
至於啓四郊更九廟國費彌甚言得書飛章論韜惡浮
正卯下韜御史臺獄尋釋之時冊九嬪相璵密勿進言

請輟早朝慎保聖躬私語韜曰此不可輕泄韜卽抗疏
公言之曰臣謁大學士璵示臣御札乃知陛下每晨恭
謁祖廟凡幾陟降凡幾拜禮復月寒而出未明臨朝每
日勤勞十倍臣等自古儒臣未有勸其君以晏朝者惟
璵乃能爲此言惟陛下乃可聞此言臣請陛下勅輔臣
會九卿議定每月內謁兩宮祖廟常儀暑月不妨早朝
隆寒甫明乃興淒風凍雪仍暫輟免宮闈進御之禮宜
講蠡斯穆木之詩則所以蕃綿皇嗣保重聖躬之道莫
大於此矣上嘉納已而璵與桂萼二人每攻訐大學士

一清歸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爲衆所嫉一清雖有過然爲衆所信留一清在上以繫衆望可也璵璣不能用歸言尋爲給事中陸粲等論劾上爲降勅切責二臣令致仕歸念璵璣同功一體臣璵璣去豈宜獨留上國是疏救之以粲等皆爲大學士楊一清主使歷數璵璣不能與一清和衷致生嫌隙而一清復不能自存老臣大體鼓誘朋奸自幼不能先事調停乞賜罷黜以謝三臣毋亂國是上聽歸言乃復召還璵璣而反罷免一清一清去朝士遂多側目歸矣歸尋內艱及服闋上乃即

家召起爲吏部左侍郎時汪鉉爲尚書頗多私然部事
故獨顯於太宰二少宰罕與聞黼啓太宰宜擴大公以
同贊聖治自是鉉不自擅引黼共事而少宰無伴食者
鉉罷黼攝部篆則欲盡刷部中積弊流俗不堪右宰張
邦奇以同秩相形數至詬訾黼故舍忍不校而剛執自
如廷臣忌之遂出黼南京禮部尚書南省科臣是時多
越禮制凌轢六卿途遇六卿不避馬同事會坐其體敵
拜聖六卿先至朝服以候大宗伯爲之楷笏送茶黼曰
此何禮也陵遲一至此耶一王之制豈宜以南北異同

疏于朝請正之六科噤不敢一語南中僧尼庵院悉社學之娼籍遣還俗祭酒崔銑曰渭崖南都舉動真禮部尚書也長部二年婦人女子無不稱頌霍尚書者十八年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上東宮聖學圖上覽之曰是多隱語借以訕朕然知韜忠愍不之罪也明年遂卒于位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韜初登第不修座主禮嘉靖八年主會試進所取士三百人命之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爲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爲吾門生帝私恩乎立朝一十三載建白九十餘疏竭忠

國事魏莊渠貽林勿欺書曰渭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南京一小內臣大叫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韜重瞳虬髯目不邪視風格峻整儼若尊神仕途甚淡韜子與瑕進士爲慈谿令以直道大察去後薦起至南太僕丞論曰大禮之議起五臣雖忠而似諛墨守濮議以避於諛而今之君子終莫之許也禮成韜獨不肯受官耻以干進云爾君父之禮臣子議之何以爲黨國是一疏雖曰不黨吾不信也乃其孤忠直節今人猶想望其風采余忻爲之執鞭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也嘉靖間舉人瓊居大海中絕島
上皆黎人自居化外瑞爲諸生嘗著平黎策計偕上之
不報入試南宮不第嘆曰士繇科目奮跡皆得行志矣
必制科遂就教而得南平學諭瑞至則倡明師道首揭
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張剛
者之辨以廣厲學者而作其氣抗學官禮於臺使者及
監司使者務守會典憲綱獨立行一意而已學憲朱衡
獨鑒識之遷淳安令令初入署例有燕瑞命以祀神牲
草治具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

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
在矣已卽度田定稅蠲民疾苦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
禾藝蔬芥旦夕取自贍江水外無關淳安者吏書無
事聽歸農都御史鄔懋卿相嵩黨也總制八省離政出
行部張甚將過嚴先有用事私人入淳安瑞執以聞懋
卿置諸法鄔恨甚迂道去嗾御史袁淳論調之時朱衡
入爲亞卿言主選者改知興國興國朱衡隣邑號疲瘠
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瑞條八事上大中丞而獨急
清丈清丈甫竣事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好玄修百官

道服從事瑞上疏諫曰昔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
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
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陛下自
視于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
可爲禹湯文武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興天下更始
儀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
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
忻忻然以大有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
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

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
阜三代之後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
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
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
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
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
懦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天下極矣
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

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今日所賴以匡救而歸之正者諸臣責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奉賀興建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謨舉諸臣謨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諸臣顧身家之念重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有不足以當陛

下之心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
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陛下
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
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
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旣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
下獨何求之陛下誠知玄修無益翻然悔悟日視正朝
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
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洗數十年

阿君之耻置其身于臯陶伊傅之列明良喜起都俞吁
咈民物熙洽薰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
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
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
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鑒想繫風捕
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
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
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
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其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

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上覽疏怒甚抵于地繞座逡巡叱咤久之拾
取再三讀意若爲動者留中數月諭輔臣階曰今人恨
不新其政瑞可見也瑞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午前
安能視事已又曰朕亦不自謹惜致此如能出御政豈
受此人詬詈也會上疾煩憊乃下詔曰海瑞詈主毀君
悖道不臣錦衣衛收訊刑部尚書黃光昇擬大辟讞上
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寬上言主聖則臣直海瑞任其愚
慝遂以逆耳之言仰干天聽乃蒙聖度優容置之不問

此克舜所難也但詔付法司中外惴惴以瑞爲戒乞
發德音曲貸瑞罪以開塞直之門上怒并下獄上崩
皇乃釋出爲兵部主事歷陞尚寶大理丞出南京右通
政隆慶三年召入右通政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時
瑞威名藉甚有顯者赭其門以居聞瑞至即易而黜往
日監造中人出輒八人肩輿爲瑞減其半瑞恨吳民好
投獻每獲主者名輒斷擊不少貸嘗嘆天下欲太平惟
有井田一法井田壞而不復亟宜盡奪富民田不得已
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策矣其意獨在卯翼窮

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行部松江每訾故相徐
階資產太盛黷民詣瑞陳詞萬人瑞下副使蔡國熙附
爰書而階子姓親黨戍遣殆盡竟以是府怨刑科給事
中舒化言瑞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事體
科條約束切切于片緡尺帛間以難過客恐非人情如
瑞第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之士上曰海瑞節用
愛人勤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於是科臣戴鳳翔復言
瑞受訟動盈千紙傳客相視如仇禁佃戶不得完租貧
民不得完債皆迂狂顛倒之甚不可一日居地方遂辭

撫事顯督糧儲尋卽裁革糧儲遂自免歸瑞歸不能溫
突泰如也萬曆三年按臣鄒練薦起南京吏部右侍郎
瑞聞命旣行或諷瑞大臣故事宜辭讓瑞曰主上有特
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扁舟詣京人無知者瑞
曰吏部職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疏陳貪墨吏國初
尚有剥皮囊草之令律受枉法贓八十貫絞改從雜犯
准徒贖無重刑決不能懲今欲使百姓安樂其於守令
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
閣部大臣歸本於君身願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

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其慙若此
於是忌信者參矣尋轉右都御史瑞在留都一意省約
裕民所罷無名官費理根排枝毛舉細察人見爲迂而
瑞斷在必行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御史房寰上書
力詆之而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同疏斥寰皆外
謫瑞六乞骸骨不允竟卒于位年七十有四卒之日諸
御史拍金歛之都民罷市數日計聞上震悼賜塋贈太
子少保謚忠介瑞用世志老而彌銳其學以剛爲主故
自號剛峰語邑人學士王弘誨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

耳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治古之盛何繇而見嘗三世俗群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所稱賢士大夫多是鄉原之爲鄉原去大奸惡不遠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原爲第一其爲人泄官行己事事認真以是不可一世云

論曰世宗晚好玄修惟是宰執群工二十年間日共趨馳于道教之場可謂闇闇汶汶臣主同惑海瑞一入朝堂之日直箴王失心其狂慙詞若所責責天威即震赫乎而大司寇之爰書停置大內不可謂天聽之不聰也常

是時也三尺之童皆識其名及至莊皇一歲三遷允禰
特簡三吳赤子如坐于慈母之懷乃彼一二鄙夫爲國
司直不自省愧中之者無隙攻之者無詞祇以其難過
客蔽貧民謬見彈章詈謂迂狂顛倒之甚以此程材豈
必空國用於供張罄民脂於蕪弁始稱職而媮快乎瑞
詭行之士陽爲押陰爲關能與若輩闇然以竄于鄉
党之中者哉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也必也狂狷乎又
曰未見剛者瑞乎其近之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宋胡李三子。美趙羅孫陳謝章羅魯呂王傳第三十九
宋訥字仲舉。滑人。父崇祿。仕元爲行臺侍御史。謚忠肅。
訥性遲重。不妄言笑。初舉進士。爲鹽山令。元亂棄官歸。
隱太祖既登極。之十二年徵訥。公車授國子助教。年七
十矣。時與諸儒應制。謚勅命附翰林學士。已置殿閣學
士。遷文淵閣大學士。上嘗誦詞曰。望於磻溪老矣。猶有
非熊之兆。而乃興周八百。爾往欽哉。聞訥附火燎脇下。
衣傷背。爲文獻。訥曰。脇者脇也。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

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耶訥頓首謝會新改國
子學爲監上方廣厲學官見祭酒吳鵬多巽悞貴游子
第敦尼不行上乃罷鵬驟遷訥爲祭酒訥入文淵僅百
日上念宿學諸儒德望老成可爲多士師帥者亡如訥
簡注復令曹國公李文忠領監事助繩糾上時時召
訥與問對亦時時幸太學臨觀而訥寢食堂廂不歸私
中沐浴誨士諄切無餘日方嚴當職上燕居思見之不
數召使盡工私往廂房寫其神來盡工見訥公服危
坐不豫明日訥朝上問卿昨午坐廂房色頗厲何也

訥頓首曰臣荷皇上厚恩念欲爲國家效犬馬力造士
適生徒有造次傾跌失容此臣不能教迪所致靜自勉
責上嘉歎訥頓首曰主臣犬馬臣動息聖明何從知上
曰朕欲時見卿念卿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工圖
卿像來因出像示訥像甚肖上大嘉訥感泣頓首謝助
教金文徵患訥叢謀於鄉人吏部尚書余煥以訥年老
移文致仕訥辭辭上怒問故召二人面質時上特嚴誹
吏罰文徵誣訥受公侯僇爲誹上怒曰禮師父兄盛節
儒者之榮何謂誹文徵曰訥饑死有病生上口祭酒本

提大綱此自親教者不省錄之過訥何罪上大怒誅文
徵并煥勅祭酒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
者並存世所不免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故道堅
而不磨彼小人之所爲自漸滅盡矣卿勿以是替威儀
竭心力如故訥頓首謝後訥病上遣中使諭曰卿稟天
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
病而速瘳以其有神也召其子望江上簿麟令侍養十
八年會試國子生多前列上大書二十一年三月殿試
監生任亨泰廷對第一上召訥褒獎令撰進士題名記

立碑于監門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疾將革麟托諸
監官詣廂房懇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
多兒在丁社齋戒中耶爾祭竣事昇還家卒上爲文奠
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訥始復遣行人祭
于家爲治塋塋官其次子卿邑訓導復祖爲司業麟其
長子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皇江簿三十年上以
太常卿張顯宗修撰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因諭太學
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
朝廷以故得人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

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
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訥正
德中追謚文恪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一年會試以乙科授華
亭縣學教諭時年尚少獨抗師道首以行檢訓飭諸生
爲諸生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內艱服闋改長垣乞便養
親改餘干建文元年薦陞桐城知縣燕兵初起也御史
大夫練安薦儼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
計必拔用之乃知臣言不妄下吏部召用儼通象緯識

占候是時兵事方棘故安薦之比儼至京靖難師已渡江矣太宗即位故知儼曉天文以吏部薦令就欽天監試翰林待詔解縉曰儼才學凡備顧問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太子立陞左諭德兼侍讀儼持論稍戇諸同事人不能容遂以其年九月轉國子監祭酒儼雖出閣不預機務然朝廷制作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儼總裁八年上北征學士唐崇幼孜扈從儼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子監國國初祭酒宋訥方嚴紳士儼獨濟以寬厚是

時士有借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儼爲申論得免疏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上曰此其條約耳爲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以養其心漸摩以淑其身此爲喫緊勉之儼承諭教督諸生率自身先帥士士心翕然嚮慕不嚴而教成儼終文皇世典國學二十二年士出門下至公卿者猶執弟子禮益恭儼以是名益重於天下洪熙元年以疾乞休加授太子賓客致仕璽書褒美復其子孫歸養丘樊十九年卒年八十三生平衣食僅足言行慥慥稱耆俊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也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
士內艱起復授刑部主事召入史館修書書成授翰林
院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應詔陳言十五事上允其十四
事行之尋謫構下獄二載二十一年赦出復翰林院侍
讀獻陵初即位上疏留中不知疏指云何上覽之大怒
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三肋幾死改交趾道御
史今日鞠一囚日晡一事疏三上上復大怒下詔獄宣
宗嗣位令左右校往獄縛時勉來面謝上恨時勉愈厲
仁考欲殺之俄又令錦衣衛指揮縛時勉斬西市指揮

出端西旁門去時勉已先縛從端東旁門入兩相左而時勉遂得見上面謝上矜容之立脫桎梏復其官陞侍讀學士五年主考會試正統三年預修宣宗實錄成進學士六年國子祭酒闕西楊嘆乏人時勉曰豈遂無人耶有同坐者曰時勉曰誰復有如先生者詰朝竟以時勉爲祭酒時勉在太學一倣胡瑗條教甄別士品身帥僚屬督誨諸生讀書興寢有常燈光達旦諸生貧不能昏病不能醫死不能喪時勉力爲節縮餐餼贍給是時改建太學上令璫振往視先是司成遇振進香文廟

爲設名延欸時勉獨不延欸振噉之搆以他事荷校學
門諸生石大用者薊州人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難
難吾弟子忍坐視耶倡義上䟽請代衆難之大用作色
曰朋友急難詩歌鵲鳩况師乎况師乎自退去閉門草
䟽上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伐樹罪小因師極首耶等事開網常月年已七
更值炎熱臣恐時勉死亡無日伏乞容臣代加以全
師生恩義諸生因而哀號闕下者三千人上釋之又四
年乞致仕諸生復相與叩闕下乞留言祭酒李時勉感
皇上嘉惠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裁就蓋前此未有

臣等尚願少留時勉辭益力上乃許之詔兵部具冊賜鈔一千貫命光祿具酒饌公卿咸共祖道崇文門外太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幟頌時勉德教樂工鉦大鼓雜絲竹喧然前導觀者塞途京師罷市人皆喁喁備美以爲榮吏部尚書王直嘆曰二疏以來恐未有此時勉歸二年間上北狩北固稽首號慟疏請監國選將練兵親老于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讎雪耻留中不報仁何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時勉同時南祭酒陳敬宗與齊名

論曰我太祖始建太學未嘗不慎選師儒初則魏觀爲祭酒宋濂爲司業是時干戈甫戢民間俊秀未遑問學乃後文教旣敷學徒頗衆而勲臣子弟每多不守學規上憂之喟然嘆曰此六堂之教官人各不能教訓之過也乃置二司業分爲左右令各提調三堂月有會講皆晉之期品其高下以定諸生三等分令坐堂肄業試法一如科舉之制而乃許之入官訥時龔敷以四輔官改爲左司業王嘉會以翰林院檢討改爲右司業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皓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六館諸生雲

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皆率教儼嚴不如訥然
訥故所定學規儼時申飭之修撰吳溥爲司業溥則每
晨五鼓輒出堂上集諸生視所習爲之講說終日危坐
無怠容佐成均一十九年而卒溥字德潤崇仁人建文
初試禮部爲第一人嘉會字原禮嘉興人祖宗時太學
官屬人務申明祭酒司業之條約以分淑其徒其著者
洪武初有助教錢宰博士趙俶永樂中博士羅師程孫
貞辛字子予山陰人以儒士舉爲助教九年年老乞休
上以其教士綽有成效加授博士上賜勅歸曰爾尚師

表一鄉訓誘後進以禪治政庶幾不愧鄉大夫之教則
朕猶有望焉宰歸宣上德意有從之遊者開廸不倦遠
近宗之俶字汝初會稽人上嘗與俶講論經史每奏對
上輒稱善以詩經自顯師席者五年引年請致御史大
夫汪廣洋奏曰博士趙俶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
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寢衰
精神不完願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加授翰林待
制陞辭上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向爲兵部侍郎
出知萊州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締視之曰卿誠耄矣

歸養其家爲宜賜錢二十五緡俾子圭五官法從時俶
作訓忠書教之圭五繇是服政有盛名師程名恢永豐
人以訓導薦入史館纂修高皇帝實錄陞學錄師範尊
嚴弟子之受業門下者千人滿考轉博士又六載以年
七十乞致仕時溥爲司業先嘗受業其門貞字宗正豐
城人舉人教授紹興陞助教轉博士祭酒儼司業溥重
其文行並遣子受業諸生在貞門下者親爲講授多成
材嘗署監事一年進階修職佐卽時稱明師皆曰孫博
士子曰良曰恭皆甲科曰儉曰讓皆教職云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同李時勉進士同選庶吉士與
許瑛曾榮等二十八人同留讀書文淵閣預修永樂大
典成授刑部主事九年預重修高皇帝實錄十二年預
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改翰林侍講宣德改元敬宗時
以內艱去勅召起復纂修兩朝實錄明年轉南京國子
司業正統三年秩滿轉祭酒敬宗德望文章久爲館
閣推重及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訓士規範肅於朝廷
主尹敬宗嚴如對君時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容即令待
罪堂下不肯假貸僚屬凜凜在列然亦以是府怨有弗

魏士訟敬宗法司請逮理敬宗置弗校事亦竟白不能
損敬宗而敬宗名益重時稱南陳北李顧李寬平得士
心而矜嚴好禮不如敬宗表忠徹嘗相二人曳令並立
曰二公它日功名相埒敬宗儀望魁偉美鬚髯李貌稍
駁又短小聞者未信後二人皆官祭酒並著聲敬宗性
善飲常飲襄城伯李隆所隆最重敬宗有時旅譙賓已
罷去留敬宗再飲加醕酖而敬宗言貌儼然無改其初
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或伺之見敬宗拳握最謹嚙振
頽慕敬宗欲致之不可得聞周恂如與善今通意敬宗

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謁中貴人他日無以見諸生悅
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公何不以求書爲名先之
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遺敬宗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
箴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以故十八年不
遷意豁如也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天順三年卒年八十

三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
修時憲宗命諸儒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鐸上言宋
明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皆不能推之政治願陛下親

實講學按史質經窮理修身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
徒好上嘉納成化十一年陞侍講尋值外艱制終屢薦
不起弘治改元學士李東陽貽之書曰聖天子新卽位
內諸賢伏在草莽者咸彙征于朝公宜速起以盡正
臣之用鐸乃起修憲宗實錄轉南京國子祭酒上修明
化六事言教化學校所自出如臣愚陋願賜罷黜乞
道德之士以爲太學師簡任提學湏得風采嚴重之
以爲一方表帥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祀典以端
化之本廣載藉以永教化之基復會饌以嚴教化之

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是時有詔考正孔廟從祀諸
儒鐸故疏請增祀宋儒楊時以吳澄忘宋事元宜從奔
大夫之例罷斥禮部尚書傅瀚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
不可遽絀前人者楊士奇也瀚同鄉堅相庇鐸議六事
竟皆寢不行鐸明年遂乞致仕八年上用博士楊廷用
奏始進楊時從祀而吳澄仍以瀚故得留鐸歸里十載
上思任用儒宿乃即鐸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監祭酒
事章懋以福建僉事致政家居二十年起爲南祭酒鐸
念求退得遷非義所安辭乞舊官供職不許鐸以前在

南雍所建白祀典未見用於是復疏請行之且言納粟
納馬之例此徑宜塞具條教人歛才之法皆師古義不
徇世要在主持風教訓士務先養其廉耻監故有羨金
爲祭酒費鐸盡藉於官均贍僚屬構東西樓以庋經籍
北監廟街斜側市地修闢益爲廬舍三十餘區以居博
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肯
私一錢十七年以年七十引致特賜告正德三年奄瑾
矯令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嘉靖初禮
官乃援鐸議罷黜其濫從祀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也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與編修黃仲昭檢討莊昶同上疏曰伏蒙公命史館各賦煙火等詩以爲上元玩好之具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本心陛下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倖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則煙火之事決知陛下不樂爲此也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伏觀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豈以煙火爲樂哉况今

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窺竊江西湖廣赤
旱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
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
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
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
坊致語以爲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
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
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
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

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
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
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
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陛下之前古之帝王
盤盞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
聲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几侈靡之聲
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几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
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
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

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有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吉酒之耳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伏願陛下將此煙火之事一切禁止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

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
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
哉奏入上怒杖三人闕下皆左遷而懋得知臨武縣朝
論稱三君子時羅一峯論李南陽亦外謫又稱翰林四
諫懋三人尋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皆改官而懋得南
京大理寺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部多曠盜豪民
懋皆緣俗設法自令帖肅部內清理考績到京遂求休
致年僅四十一家宰尹自曰不罷軟不合酷不老病何
以求退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

不取憊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憊之酷多矣年雖耄
艾鬚髮早白亦可稱老疾矣竟謝官歸足跡不入城府
日與四方弟子橫經論道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予弗
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
居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不出弘治十四年特召爲
南京國子監祭酒適外艱天子詔以編修羅欽順爲司
業署其事虛位以待憊終制十六年服闋憊乃赴任時
士多放逸欽順以爲士之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
已而謗作憊至開示以近裏士大謹矩度勵旗趾雖得

寒暑雨令具冠服危坐終日士遂各爲收歛其有志者
排日執經脣問更相詰難人人自以爲得師士有母病
擬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懋許之或以爲言懋曰吾寧
以違制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士皆感悅疏陳教
士歛才之法具言洪武永樂中生徒動以千計類多俊
少而教養之法以通經積分而出序故其時布列庶位
類多得人今歲貢井無可學之資而裝遲不振十常八
九舉人下第當入監者宜及時作養顧徃徃徑自回籍
故教養難效本末胥病臣愚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

附生員令提學憲臣精加考選務行著鄉閭學通經術
年富力強者以覓約計天下可得五七百人下第舉人
寬其進限之科而要以坐堂之實實坐堂一年之上方
准會試庶生徒克備使臣等得竭駑鈍勉課勸少進尸
素之咎上允行之繇是以後有選貢一途自懋始也正
德改元群邪爭用事懋憂之疏言皇上龍飛御極紹承
大統而建耆獨取於正德臣有以知陛下真不世出之
主負大有爲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爭光列聖矣然
以正德爲名當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

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
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臣以非
才待罪冒監敢摠一得之愚以正德之要務五事效野
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爲新政涓埃之助一勤聖學二脩
繼述三謹大婚四重詔令五敬天戒詔優答之尋再疏
乞休不允二年引年以請不待報遂歸已而兩都諸名
卿多遭璫瑾斥辱而憊以先幾去矣五年瑾誅起南京
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詔以侍郎致仕世宗
入嗣大統詔加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憊筮仕九轉至八

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天下
高之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懋同邑唐龍
少從懋學正德三年進士官至冢宰嘗以副使督學陝
西品士務先器識而文貴雅醇儒者宗仰龍之學一票
於懋終身以爲師年比七旬出入皆徒行或諷龍曰公
學孔子者顧欲過之耶龍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
歸家祇步行乃姪朴菴公竹淵潘公俱守此禮吾安敢
違耶其遺矩留範後賢若此朴菴名孫工部尚書竹淵
名希曾兵部侍郎楓山懋之別號也其後吳文定寬朱

泰靖希周里第皆徒行魚魚推雅如庠士又嘉靖中紹興韓尚書邦問陽明先生父輩同輩也陽明事之甚謹一日祝聖皆赴公所陽明白謂動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從人俄報韓尚書在後陽明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邦問至不下與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陽明立俟邦問過乃上馬君子曰當是時也邦問偃然以前輩自居陽明歛然不以伯魯自重古道兩足徵云嗟夫以今世道之日澆也勢歛日加一日行誼日薄一日與從之輝煌總以爲播惡之赤幟而已余故於數公之流風懿範

特附而著之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也弘治六年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欽順初攻舉子業不識禪學既登第叩一老僧問佛僧答以一偈語欽順爲之排思徹夜不寐達旦恍若有覺已取佛氏諸經玩讀深有會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加焉已陞南京國子司業更復潛心理學讀濂洛關閩諸大儒語錄愈讀愈見就實喟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且力排而痛闢之益其見之審矣

吾今始知吾前所覺悟自喜者乃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旣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是時講學之士皆尊王湛陽明曰吾心之良知卽天理耳泉曰天理只是吾心

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欽順謂二子皆是認心以爲性猶近於禪蓋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箇理今但求之於心不於事物上理會固覺固其第一義矣不亦悞乎武宗嗣位欽順疏請終養瑾怒奪職爲民瑾誅起南太常少卿陞南吏部右侍郎改吏部世宗入國轉左侍郎尋出南部尚書父年踰八十矣乞歸養許之旣而詔改禮部尚書會父卒服終改吏部懇致不復起欽順年四十始慨然志道雖恨已晚庶幾無負此生家宰歸二十餘年窮探理性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

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已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
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其學一守程朱家
法時形諸嘆曰自昔志於道學者固不尊信程朱近時
以道學鳴者則泰然自處程朱上矣攷其所得乃程朱
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
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異乎著有困知記析
心性以辨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謂古之聖賢罔不戒
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
諸一言而有餘百世君子必有能辨之者卒贈太子大

保謚文莊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會試第一選
庶吉士授編修正德改元與修孝廟實錄尋克正使奉
詔諭安南還遷國子司業轉南京祭酒尋改北京歷典
成均其教主于理道不事章句士有曠年不復館者盡
微而來六館中凜然凡歲稟月供皆遵國初成憲
頒給諸生人人循禮調學欽是時黨頗恣橫鐸以師
道自尊重毋相訾議請告乃得歸闕一小園屏跡深居
自分終老此矣名曰巳有園記之曰吾材類樗而今復
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
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掖

使吾不樂葛巾野服客至呼酒嘯歌嘉靖初刑部尚書
林俊上書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鐸性質渾樸志尚清
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幾
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

鐸與謝鐸人品爲類

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
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臣願陛下請處魯鐸如謝
鐸故事則今日之重道尊師有光于孝宗矣于時撫按
臣暨兩都臺諫交章論薦十數五推卿佐皆不起比卒
守臣以卹典請詔予祭葬謚文恪

論曰李古廉爲御史瀕死屢矣而皆事明主是故未信而諫君子以爲難焉比掌成均囊頭受辱於振乎何誅乃陳光世顧不能爲之招振亦無以有加於光世是以守道君子使之濡足以徇人不能如有一朝之患不患矣古廉士日益親光世道日益尊兩公山斗並高一時輓近諸儒具貢而已謝鳴治韋德懋皆亦宿儒起田間群公勸駕爭先天子虛位而待一朝閣瑾弄權兩人相繼辭位道直所以不安於流俗守正故以見却於群邪有自來矣魯振之五推卿佐耳丘園而不出宜哉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也正德三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閣瑾用事以柟爲同鄉特先致幣賀柟柟却之瑾數令人啖柟許以先朝故事引入內閣柟遜避不與來往瑾深憾之柟乃引疾乞歸瑾敗乃起上好逸遊內庭土木競極華侈柟上言曰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臺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盛有臺沼我太祖一舉而取之殷監不遠陛下可爲深戒聞者讓其過直柟曰昔賈生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明王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生乎乾清宮災應詔陳

言六事一請遣去義子番僧一請取回鎮守太監不報
復引告嘉靖改元以新天子起用還館中進講日會爲
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存禪服之禮罷酒飯之賜從之
跪請溫尋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望皇上慎獨克己
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三年議大禮忤旨下獄
詆治降解州判官柵故以理學爲都人士宗仰及至解
遂近士爭來受學州人爲闢解梁書院居之朔望則令
耆民鄉長誦讀教民勝文行呂氏鄉約習文公家禮求
于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居三

年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轉歷尚寶卿太常少卿皆
南都凡八年四方士環趨講下是時海內講學者相望
起而各守一先生言柵獨集取宋儒周程朱張語爲四
子抄釋令學者務體驗而力行之語學者曰必如是乃
爲吾實學無他法門也十四年入爲國子監祭酒嚴自
表樹申明監規五事請于上上皆報可末言儀禮一書
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揚
復爲之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
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於周旋進退之節養

其中正和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所正擬禮樂諸器簠
多未完乞勅該部重刊儀禮一書并造禮樂諸器以便
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辟離周禮樂語之義或諷以
敷教在寬柎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劑而不責效於旦
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
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
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十五
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士人就講如昔十八年奉先殿
災自陳致仕歸越四年卒柎初爲夏貴溪所愛重而貴

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時爲部長每對柵嘖詬貴溪
柵數規諷文敏謂非大臣體文敏性故剛執至所以待
柵者又多爲不堪已柵以朝賀赴闕下貴溪方柄國見
柵入甚懽一日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柵曰
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斂才卽當推轂
霍君柵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柵衷附文敏而
異已大不悅竟以是策免柵也或疑陽明之學以難柵
柵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
可也時有以井泉之學見之彈章詔盡毀其講學書院

柵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偽學之禁
論曰呂仲木處夏霍之間外不隱賢內無留怨上懷體
國之忠下不失寅恭之美貴溪不能然此聖人所以致
斯於和同周比之論而君子小人所以分乎嗟夫意見
稍左則樽俎之上遽起戈鋌人情險於山川不虛也雖
然何傷於仲木余詳味其文學政事務在於躬行以帥
士循禮以化民允爲一代儒宗也

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也父佐成化十四年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佐孤介寡合號清謹雲鳳後父六載舉進士年僅二十獨立之操屹有父風初授禮部主事足無故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宴飲時內庭崇修醮事度僧不已雲鳳力替宗伯疏請停止不報仍特自疏爭之弘治十年以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諸左道倖進者不報廣恨之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廣言雲鳳駕後騎馬遽下詔獄謫陝州知州十一年廣死吏部負外郎張綵薦陞陝西僉事提學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

書曰學文曰治事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
有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士
初受約束甚苦其嚴終皆斂戢多成就呂柟康海皆其
所造士也已改副使三載考績仍以副使復督學關中
正德二年陞山東按察使會內艱四年服闋復以張綵
薦起爲國子祭酒是時瑾尚苛政有言雲鳳在陝時非
類生徒榜笈至死瑾聞而喜之故用綵言使學成均雲
鳳復以所督陝士訓約行之國學於是誹謗四出瑾敗
綵被逮言路遂因論及雲鳳改南通政遂請告七年起

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疏辭不允時楊一清爲吏部雲
鳳上一清書曰伏惟執事晉位太宰竊爲天下慶而不
敢未問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
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於咨文中始見陞
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謹
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
之時謫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
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
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

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
禍賢和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佔正坎河終身而極貧
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
可略也前軍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
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身
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
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
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
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而離利達

之人相見之際非獨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
有以直諒之言達于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雲
鳳敢布其愚焉雲鳳迂陋孤蹤疊辱薦擢今蒙委以巡
撫重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向者
臨歸寺中拜別妄有看不符幹不得之言此雲鳳之本
心也况今兩年全韓百樂不効只當耕田納稅爲獻賦
之餘民表親讀書忘歲月之去我豈有夢寐更着冠束
帶耶惟俯垂憐念縱狼鹿于林莽之外投魚蝦于澠淠
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雲鳳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

倘執事他日鮮重而南雲鳳尚當杖竹跨驢候門下于
待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酒酌江以弔千古
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頰間也不
已之鎮西月位父艱服闋起副都御史懇以疾辭上予
告遂不復出

論曰王雲鳳本一直節君子也爲祭酒時有言其欲請
踵臨太學如魚朝恩故事上論鄙之嗟天人之全喪何
詎至是乎竊以雲鳳之起家出張綏之推轂小人朋比
之日正君子道消之時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賢人其
可往哉此匪之傷從自及已